

報 本

號七第至號一第

下如錄摘目要

載備不目細

汽車裏面：何海鳴
樓頭門次：張枕綠
將迷來：朱維基
官迷：朱天石
花生米：張秋鏡
痛苦者：朱維基
白百合：沈井蛙
紛擾的街市：何海鳴
向晚之途：樓劍南
小愛之途：俞枕綠
犯罪之途：張孝文
澳肩：朱道靜
天明了：胡千芳
洞之鼠：胡千芳
一種未成的交易：胡千芳

一種特殊的情形：寄塵
別體小說之滄桑：卓呆
讀者不知作者苦：瘦鵲
小說雜誌的封面：烟橋
消遣：卓呆
書龍點睛：卓呆
小說文字和女子的衣飾：卓呆
批評小說：卓呆
抵抗自由：卓呆
創造自由：卓呆
小說界的前途：卓呆
布景與不布景：卓呆
改稿：卓呆
先進與後進：卓呆
實事與小說情節：卓呆

第一號至第七號尚有餘剩
函索附納郵票十四分即寄
預定全年者亦可聲明補全
良晨好友社白

本報歡迎投稿

「一」凡關於小說的研究、批評、軼聞、近事、種種文字，以及小說作品，不拘撰譯長短，均所歡迎。限白話體，開文欄容納一切雜文，却不拘白話文言。「二」來稿請附通訊處，並聲明所索何酬。那不曾預先聲明的，刊出後即以本報為酬。那來稿附有十足郵費的，不刊即退。「三」來稿信面逕寫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便了。
▲良晨好友社白

本報代銷簡章

「一」每洋一元起碼。批銷本報一百五十份。附刊號批價同此。不增。費叨先惠。（可將鈔票納入掛號信內）「二」每號需報多少份（至少十五份）請於來費時聲明。中途所需報份如有增減，乞距該號出版期五日前通知。「三」舊剩之報，恕不收退。惟學校學生代銷，每號出版後儘一星期內，可退五份，以示優待。「四」雙方郵匯寄費，各歸自理。「五」本簡章所定，本外埠同此辦理。
▲良晨好友社白

賜顧諸君注意 承蒙函付書報價款，零數可以郵票代現，滿洋請付通用鈔票。
▲良晨好友社白

本報從本號起，通常發行四張，原價不增，此佈。
從今天起，凡向本社直接定閱本報全年者，奉送社會小說集「愛個絲光」，陰曆年終為限，全年定費連寄費大洋八角。
▲良晨好友社白

日 最 小

號八第

日五廿月一年二十

圓銅二售●張四號本

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為主旨，陽曆逢五發行，常刊四張，增刊無定。
本報價目
本報零售每份二分，預定全年三十六號，連寄費大洋八角，郵票通用。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二行起碼，每行每號三角，普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每格每號壹圓。
本報發行所
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再睡一會

張枕綠

(上)新婚

新郎慢慢地張開眼來。見他妻子的眼皮也正在張開來。接着聽得牀橫妝台上的時鐘打了六下。接着見伊的眼皮在微笑中又漸合攏了。他伸手越過伊的身子。很沒捉摸地塞緊伊肩後的被窩。他不待把那只手縮回。只攔在伊身上。也朦朧睡去了。

鐘鳴八下。把那年輕的新娘驚醒了。伊作了一兩次深呼吸。見他睡興正濃。不忍把他喚醒。也不敢把身子轉側。只得暫時合眼。養一養神。在不知什麼時候。伊的知覺力又潛藏了。

那疲倦的少年在睡夢中把四肢略

略伸展。驚動了那同睡的人。伊好



似睡猶未足。打了一個極長的呵

欠。接着伸手出被。撐身微起。眼

見鐘針指在十點上。陽光也滿窗了。伊連忙眯着被光所迫的雙目。倒身平臥。縮手入被。掉頭向裏。懶懶地說道：『時候不早了罷。』暮春的早晨。什麼還如此寒冷呀。『伊丈夫却沒有注意伊的話。只含糊說道：『一切別管。再睡一會。我愛。』他把身子益發貼緊伊。鼻息又很響了。

(下)婚後二三年

母親在睡夢中喂乳給嬰孩吃。忽聽得鐘聲報了六點。霍的把眼張了開來。一眼就見窗外晨光已足。急忙偷偷地把乳頭從嬰孩口中退出。把嬰孩拍了幾拍。看他已經睡着。

■最小第八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八號

第一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伊輕輕地起身。到廚房裏把事情料理好了。復回房收拾。伊在掃地時抬頭看鐘。只見七點已過。沒奈何放下掃帚。走到一張小牀邊。夾帳喚道：『噲。哥。起身了。』帳內應一聲『唔』。不多時那男子下牀了。

伊陪着丈夫吃了早餐。看伊丈夫忽忽出外到辦事處去。便到天井裏去。趕緊用力洗淨尿布。和那一堆的髒衣。那只洗衣桌也是伊的辦事處的一部份呀。忽然房內嬰孩的哭聲繼了。伊又不得不立刻停止工作。把一雙滿沾肥皂沫的手在圍身上抹了幾抹。連抹帶跑的進房去。到大牀邊俯身喂乳。十紀的鐘聲恰送入伊耳中。伊私喜今天嬰孩醒得比平日晚些。讓

伊得把好多事情幹完了。但伊一頭喂乳。一頭仍拍着嬰孩的身子。很仁慈地說道：『不要多動。再睡一會罷。寶貝。』可是嬰孩眼睜睜地不肯睡了。伊替他換尿布。着衣裳。又有一番忙碌了。

▼破紙堆中一封信

樓劍南

愛生很興頭的跑回家來。他妻子正在整理一隻破舊的文件箱。他笑着道：『你今天怎又這樣的起勁呀。』妻道：『堆着很骯髒的。靈兒又吵着要這隻箱子做鴿子籠。你看看有什麼尚應保存的文件嗎。』他點了一點頭。把外衣脫去。蹲下身子。一件一件的揀。厚積的塵灰飛揚起來。他似乎要打噴。

忽然他看見一封很厚的信。上面貼着郵票。但沒有郵局的戳印。封口也還沒有開。封上寫的是從前家裏的地址。和父親的名字。他自己也記不起這封未發的信。便拆了開來。見是一篇很長的信。他一面讀。一面臉兒漲紅了。朗誦的聲音。慢慢地低下去了。他更偷眼去瞧瞧他的妻子。回憶到二年前狂熱的情形。作這封信是在一個秋天的雨夜。他伏在案上。執着一枝筆。墨水好似外面雨一般急的落在紙上。待到完畢。玻璃窗裏已透進白光。殘燭上只有一豆黃黃的火。

他又想：『為什麼那時不把這封信寄出呢。後來又什麼會服服貼貼

◎集說小作創綠枕張◎

▶角五價特

的後年七十

◀角五價特

這部書是枕綠先生的代表著作。何海鳴先生說。枕綠的作品。與歐風相近。然而不嚙嚙。也不神秘。是善采擷歐化之長。而割棄皮毛者。他能調和中國新舊兩小說派。自己開闢一個園地。這幾句話。也就是本書的定評了。書中文字。逐行夾點線。逐頁圍花邊。插圖有枕綠先生的種種照片。也用了六張銅版紙。

內 容 篇 目 如 下		
十七年後的一吻	陽春殘華	可憐的劣子
燈前之酒	目前	一塊肉
一轉念間	隔壁	操縱
榮譽與健康	藝術與慈愛	婦人之言
影上爪痕	美境的破滅	謠言
兩父之間	雪霄匠籲	悔悟
同夢	診費	小別七日
衾底良心	毀譽	一年辛苦為誰忙
窗外之人	弔偶	

每部向售大洋七角。特價大洋五角。函購寄費不加。郵票十足通用。購兩部者。以壹圓鈔票納函中便了。特價期以陰曆年終為限。機會莫失。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的和伊……呢。』想着。再看看他妻子的臉兒。『如果那封信寄出了。不知伊現在是什麼樣。而自己呢。又什麼樣。……』這許多思潮。在一剎那間。在他腦海裏波蕩不定。末了。他擦了一梗火柴。把那封信焚化了。

此後他也不曾記起過那封信。和那封信前一剎那間的思潮。好似他生平歷史中。沒有這麼一回事。

◆嫁後的慰藉

姚廣慶

伊的嫁。社會上有一部份人很讚美伊。也有一部份人很憐惜伊。更有一部份人很反對伊。但是在伊自己看去。却沒什麼可以給人家讚美的地方。也不用人家去憐惜伊。反對呢。更不必說了。

伊的嫁。並非嫁給活人。却是嫁給一死人。所以讚美伊的人都說。『在這種世風日下的時候。竟有這種節烈的女子。可敬可敬。』憐惜伊的人都說。『像這樣一個才貌兩全的女子。竟犧牲了。可惜可惜。』反對伊的人都說。『這種女子。真是新道德的罪人。』人家雖如此說。然而伊一點兒也不覺得。人家的話。只當做耳邊風。不加理會。

伊常說。『我和他的愛情。已到了沸點。我的身子。早已心許他了。現在他既死。我何忍負他。我的身子既已許他。我總戀愛着他。即使他死了。我還戀愛着他的靈魂。我的嫁。是嫁給他的靈魂。靈魂的愛。是無論如何不會消滅的。』所以

伊心目中的他。却依舊存在。伊覺得他處處隨着伊。向伊作甜密的微笑。人家說伊孤獨。伊覺得有他的靈魂隨着伊。伴着伊。並不孤獨。

後來伊病重了。伊臨死的時候。伊的父母都來了。慰藉伊說。『兒呀。你好苦……』伊聽了却不覺得什麼。反而帶笑說道。『我親愛的爸爸。我隨着他去了。』可憐伊的父母。還不知道伊說的什麼。兀自大哭起來哩。

◆一封曾被拒絕發表的信

胡寄塵

一岑先生。我現在爲着『中國現代的小說』的問題。寫這封信給你。我是很慎

■最小第八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最小第八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重很平和的說話。請你略費些工夫讀一遍。並把他發表在學燈欄內。倘不發表。還請你隨手寄還了我。

近來新小說家對於所謂舊小說家。極端的攻擊。這一層我並不反對。我不過以爲徒攻擊他人。而自己還缺少建設的能力。未免是無用。

現在普通的出版品。固然有大多數是不好的。這一層誰也不能諱飾。但其中確有些有價值的。何以批評者一例抹殺。未免太不公平。

便說不好的應當排斥。固然不錯。然我也有一層意見。以爲不好的自身不能成立。不必攻擊。只努力

做出些好的來代替便是了。譬如前幾年所謂舊式的小說。風行了一時。爲甚麼到後來又消滅了。難道是受了新文學的攻擊麼。這一層可證明壞到不能成立的時候。自然要倒。現在攻擊不可算不力。但是對手方面仍舊不受影響。那麼應該考察。是不是比前略進了一步。是不是新小說家還沒盡力做出極好的作品來代替。這兩個問題應該解決。不必只管罵他人。

我前天寫信給鄭振鐸先生。中間有一段說道。『譬如前清初行郵政的時候。並不會先將舊有的信局（即民間寄信機關）一例封閉。然後再開設郵政局。只將郵政局辦好了。老式的信局自然而然的減少

了。久之終必要消滅。又如上海初行電車。並不會禁止人力車馬車駛行。然後行電車。只將電車的成績辦好了。人力車馬車自然要減少了。久之終必要消滅。改革文學。何嘗不是如此呢。』這幾句話先生以爲何。如現在自己缺乏建設的能力。徒攻他人。恐怕沒有用處。

我再要問。提倡改革文學的人。是爲着文學前途呢。還是爲着自己前途。倘是爲着文學前途。那麼只要作品有進步。無論這作品是何人做的。都應該提倡。不必把新舊的界限放在心裏。不必把人我的界限放在心裏。現在攻擊他人的先生們是不是如此。我很希望

萬奇全書

分二角兩洋售廉

篇十六百一容內

下如目摘

仇視女子之體育家
拍賣腦袋之奇聞
無疾而終之保險
夫婦離別之謎
西人之豪賭
二十萬金之繡鞋
英皇之愛花癖
幼齡之盜座
遠古之皇座
各有所長
兩不相下
意大利之奇鐘
希奇古怪之遊玩法
歐洲之巨蚌
大如浴盆之巨蚌
女學生之理髮匠
汽車中之報館
結婚迷信
世界第一司的克
千年之遺寶
名金剛之壽
女金剛之壽
男金剛之壽
口脂爲女
老著作家之艷史
奇異擇婚法
架空軌電車
麵包中之炸彈
橫斷大西洋之賞金
世界第一之驚險地
四齡第一之冒險家
破天荒之旅行家
寧樣水之窺密家
世界最富之小兒堂
日本之奇聞
出賣丈夫之男女
日本之奇聞
日本之奇聞
那威文豪之怪癖
空中演劇
善睡之夫婦
被吻之希奇交涉
接吻之希奇交涉
空中飛行之病院
別開生面之新聞紙
三十年之奇聞
西人絕食之奇聞
耳煙賽會
金齒賽會
食人樹
飛鐘
十萬元代價之雞
一萬金
新奇之鏡
世界最貴重之椅
美國登山之火車
能操十國語言之嬰武
知人秘密之機器
意大利之異山異水
一胎三子之肥兒湖
墨西哥之肥兒湖
奇鄉奇俗之大花
科學產兒之奇聞
腹內照像之奇聞
哭之競爭
男腹產子
婦有長鬚
世界唯一之大蜘蛛
海底火車
水陸兼行之奇舟
下淚彈
合歡草
錫蘭怪樹
獅籠中裝飾婚禮
奇特之裝飾
文人奇量
希世之寶
小寡婦之遺物
豪賊之遺物
別開生面之二保險公司
十分鐘之夫婦
禁止女子蓄髮
納費接吻之廣告
尚目不及備載

每部定價四角。廉售大洋兩角二分。函購
寄費在內。郵票通用。來函不必掛號。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他們能設如此。不過我對於舊式的小說家。也要進一句忠告的話。就是他不要自己努力做好的作品。不可只要躲避了他人的攻擊。便算平安無事。因為作品不好。便無人攻擊。也是立不住腳的。前數年小說的消滅。便是一個殷鑑了。現在外間攻擊我的人很多。我總認為諍友。是非且讓他人評論。不過我要聲明。我決不做個舊式的小說家。然也不敢做個新式的小說家。不過本我自己的意思。做我自己的文章罷了。我做了小說固然賣錢。然決不只為着錢而不顧小說的品格。橫豎作品散佈在外面。可以供人家平心而論的。

胡寄塵。

最小第八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仿洋小說的一時代

枕

我在二三年前。有一時期。很喜歡做「仿洋小說」。什麼叫做「仿洋小說」呢。就是小說中所叙的人物。是西洋人物。什麼亨利哩。約翰哩。有時取七八個字作為人名。不厭其煩。口吻是西洋人的口吻。什麼上帝保佑哩。密斯脫密昔司哩。地名更是倫敦紐約。有的出於杜撰。舉凡一切風俗習慣。莫不竭力仿洋。不用假託原著者姓名和原題名。使人一入眼。便意以為譯自西文的。那實是我一時的興致。譬如。有幾個外國小說家。也常把他們理想中中國的人物和事情。用他們本國的文字。寫成小說的。我並非故意冒牌新文學。圖博介紹西

洋文化的美名。大家幸勿誤會。不過後來我知道得很確實。那譯本小說。原作雖極有價值。尚因原文所描寫。不合中國人的習慣。或因譯文中的專名。過於冗長而離奇。致令多數讀者。看得隔膜。或竟一入眼便廢置不讀。我得到了一個題材。放着那習慣的本地風光不寫。可以迎合讀者的眼光而不去迎合。却偏努力仿洋。以自絕於多數讀者。所謂吃力不討好。又實背了我做小說的本旨。不免失策了。所以近來我不做這類仿洋的小說了。在我的小說集「十七年後的」中。有三四篇本是仿洋式的。為求統一起見。被我也改為本國式了。不過改時很倉卒。有幾處不免仍

最小第八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留着仿洋的痕跡。等到再版時。預備細修一番哩。

言情小說中的「我」

韻秋女士

現在有許多小說作者。拿「我」字代表小說中的人物。描寫得淋漓盡致。使讀者不知不覺間。有時竟認定這個「我」是作者的自稱。這篇小說中的事跡。便是作者的自道。倘使這篇小說是哀情的。便很決然的說。『原來作者是一個情場失意人呢。』這是常要誤會的事。但是偶或有之。作者的歷史確和這篇小說有關。可以增加這篇小說的精彩。他便寫了進去。也是常事。不過很多無病而呻的人。喜歡把「我」插入小說。表明他自己是

多情。人是失意人。故意要人來憐惜他。那太可笑了。不過也有一種人。他自己真是一個傷心人。他的著作。却偏鋪排得綺麗風華。極其美滿。我以為這作者心中。想是苦極了。不得已苦中作樂。勉強為歡。那倒還有點可憐的地方呢。枕綠按。把「我」字代表小說中的人物。那唯一的作用。是要增加小說的力量。使讀者認得更真切些。所以「我」字可以代表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也可以代表一個沒有滿歲的嬰孩。可以代表帝王。也可以代表乞丐。在言情小說中。也如此例。我們據着藝術而論。只問那所用的「我」。對於小說有多少助力。至

於作者的歷史。是否與小說中的「我」相切合。那是可以不問的。

小說雜誌的插圖

范烟橋

雜誌上印名妓的照片。是什麼意思。還是當他風景一般。要人家欣賞呢。還是當他名家一般。要人家崇拜。

印風景照片的。應該把這地方的歷史上地理上的地位。記述些出來。或是連綴幾種名人的文字。使讀者更得愉快。

印名家照片的。應該把這人的生平事略。記述出來。否則也沒甚道理。

總之雜誌上的插圖。必須有意思。有精神。至於模糊惡劣的銅版。不如其無。

晨 良

▼撰述者 張枕綠張舍
我何海鳴徐卓呆周瘦鵑
胡寄塵朱維基諸君
▼內 容 短篇小說約
三十篇·雜作二十餘篇·
▼價 目 共出五冊·
合購連寄費大洋兩角二
分·郵票通用·
▼發行所 上海良辰好
友社·

新上海報

曹繡君周世勳
合編之新上海
報。因思擴充
。暫時停版。所
出十二期。可
寄郵票一分。
向新開大通路
興茂里新上海
報社索閱云。

巾幗遺聞

烈女編
 奇女編
 義女編
 情女編
 孝女編
 俠女編
 智女編
 節女編
 藝女編
 賢女編

此書內容共分十編
 ・每編有名家題字
 ・卷首二十餘人作
 序・可見此書的轟
 動一時・封面是丁
 悚的仕女畫・珂羅
 版精印・非常美觀
 ・每部兩角二分。

上海新碼頭裏良晨
 好友社發行。

粹華製藥廠
總發行所
啓

參燕銀耳鹿茸等、珍貴補品、應有盡有、且均選擇道地、定價克己、凡承惠顧者、咸稱本廠之言不虛、請光臨選擇、曷勝歡迎、

上海南京路親仁里口

北洋魚肚片	杜磨燕窩粉	粹華杏仁精	清血片
每瓶四元	每瓶二元	每瓶四角	每瓶六角

冬令補品

華務
東亞儲蓄會

請君快得五百元之獎洋

得獎希望一
每月一號開獎希望無窮人人可得自四角八分
至一百之獎

每月開彩以每全會所付儲洋四角八分之總數內提二成半充作獎洋而以儲戶號數七分之一爲獎額儲戶得獎者可立時領取現洋

儲戶如有得獎而未滿一百元者仍有奪標權利
得獎希望四

所付之款至期滿時照本發還非特絲毫無扣亦
且外有紅利

得獎希望五
二年以後儲戶可隨時照統計表向公司取還會
本並可憑會單隨時向公司抵借

第廿九期二月一日開獎

總會設上海寶山路馨德坊一弄七號
分會遍各省城鄉鎮●詳章函索即寄

◀ 集 作 雜 綠 枕 ▶

綠 窗 潑 墨

顧名思義。價值可知。豈敢仗廣
告之能力。信口雌黃。亦欲人知
其匪略而已。總其大端。計分六
類。曰綠窗小說。刊載小說。言
情居多。美人香草。寄託殊深。
白話文言。各極其妙。曰綠窗紀
零。刊載筆記。句法尚簡。或則
考古。或則存今。不事浮繁。不
事虛構。曰綠窗藝屑。刊載詩文
唱。均選佳什。詩意纏綿。只宜低
窗瀛觚。刊載譯稿。奇趣曠生。
西爪東鱗。誌彼瑣屑。絕無僅有
駭人聽聞。曰綠窗謔餘。刊載
諧著。去粕存精。妙緒叢生。務
開笑口。莊諧間作。涉以諷辭。
曰綠窗話牒。刊載雜作。以助清
談。語既雋永。理尤清湛。莫逆
於心。未經人道。瘦鵲題眉。
冷芳書裏。附刊枕綠十八歲小影。
定價大洋五角。特價每冊連寄費
大洋兩角二分。郵票通用



今之君子與鮑魚

鳳雲女士

御衣掛而行於道。人人目爲上流之輩也。中心加敬焉。且行且出果品以食。則頓失其雅瞻。縱弗自覺。人將稍稍鄙視之矣。

其可鄙之狀。殆有類於鮑魚之臭。鮑魚更豈自覺其臭。

▼美術明信片話 周瘦鰲
情侶間無關緊要之通訊。恒用美術明信片。大足增進對方之愛感。友人寄來一美術明信片。郵章適蓋於圖畫之正中。一可惡事。

最小第八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願節全世界美術明信片之印刷費。造一偉大之紫羅蘭神像。以用過之美術明信片。賜與兒童。其可玩勝於香烟牌子萬萬。

薄醺人語

黃柏星

酒品之上者。味醇而厚。氣香而清。酸辛者不取。甜亦非貴。市上流行之高梁。性烈而味辛。碍喉而刺鼻。極無妙趣可言。南人所不重。而北人嗜之。豈所謂酸鹹殊俗歟。亦風土與積習所成耳。南米北麥。理有同然。

鏤塵精舍詩話

錢

石遺老人爲詩話持論甚奇。於畏廬先生頗多微詞。先生意頗不滿。嘗致李約堂書。謂石遺詩名雖重。然無名句。足資諷誦。余頗少之。

最小第八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絕。亦吾心坎中語也。

我自維摩舊日身。虧他青眼識風塵。思量恩重難爲報。願掬心肝贈美人。

生先

范烟橋

諸位留心過遞寄本報的封面紙上。鉛字有沒排錯麼。我倒做成了。一首歪詩了。『先生儘可作生先。同輩何須分後前。佳話圖章倒好嬉。這般故實已千年。』

餅干的去處

潘祖賢

小孩子哭道。『我的餅乾不見了。』他媽問道。『你的餅乾。到了那裏去了。』小孩子一想說道。『呀。到了我的肚裏去了。』

痛快之談

胡寄塵

讀書的時候。燈是良友。生煙的時候。燈是良友。生煙的時候。燈是良友。

清代名賢手札跋

林琴南

王君仲屏藏名人手札。如何小宋尙書及左文襄。均余受知師也。惜未讀其所寓者爲何人。清室名賢。皆純行宿學。曾文正尙矣。即劉忠誠於權奸擅國時力爭內禪。忠肝義膽。尤余所心服者。仲屏得此。藏之篋笥。想時時有寶光外射也。

願掬

包天白

白也有願掬心肝贈美人句。渠自云爲得意忘形之作。足成一

候。燈如仇人。

他人不好。有報章指摘。報章自己不好。却又怎樣。

要是完全爲善。除非是不吃飯的上帝。

瞎子不見。無黑白。故無愛憎。然則何妨學瞎子。雙子不聞。無非是。

無是非。故無喜怒。然則何妨學雙子。怕只怕學不像耳。

天笑先生說。中國的報紙。連一個烏龜也不敢評論。我說再過幾年。怕烏龜還要評論人家。

編者小語

下期本欄將載張枕綠君的「霍霜氏記吻之賬」。實爲千古來有數妙文。請大家候着罷。